



高田集

第十册

~ 16
2382
7



2382
10-7

臺山集卷十三目錄



家史

內傳

掌令府君

平壤府君

信川府君

三嘉府君

同敦寧府君

文正公府君

長湍府君

同樞府君

文忠公府君

文康公府君

僉正府君

加平府君

臺山集卷十三目錄

臺山集卷十三

安東金邁淳德宴

家史

金氏蓋出新羅其籍安東自太師諱宣平始新羅末
 甄萱襲弒景哀王于東京國人大崩無所歸命太師
 時為古昌城主與郡人權幸張吉決策以郡附高麗
 太祖得之有瓶山之捷由是義聲大振卒以滅萱策
 功以公為大匡幸吉為大相俱賜號三韓壁上功臣
 爵太師陞古昌為安東府就府地錫土田俾世食其
 入太師卒府民立廟府司與權張二公並享至今不



絕自太師食安東至我 顯孝王五十二年邁淳生計八百四十有七年家譜所傳僅二十一世或曰太師下幾世佚不傳蓋疑之也疑以傳疑慎之道也其始見于譜者曰公須副正習敦次日戶長呂基次日戶長正位南秀南秀生熙熙生資皆升仕郎衛尉注簿同正正義大夫判禮賓寺事致仕義中顯大夫典農正得雨通仕郎閣門奉禮郎革其下三世也奉禮郎生三近始入 國朝登永樂己亥進士官宣教郎比安縣監是生係權朝散大夫漢城府判官掌令府君考也自戶長正位以下配位可考也自典農正以

下丘墓可考也自奉禮郎以下枝派可考也掌令府君以下事行有狀著述有集幽有鏡顯有刻揚于國史播于野錄歷文正文忠至文康公兄弟而金氏之文獻彬彬也然遠而微者既病無徵其邇而著者又患於散見錯出割裂重複後生小子各以聞見爲詳畧莫克會通以歸于一邁淳是懼謹就家藏諸籍稍加提撮整棼合析以世爲篇自掌令府君始源源本本惟吾自出恩以義奪所後爲正述內傳十二閨徽梱淑家道所興大致畧同不復贅別述外傳一顏稱二卿程曰伯叔袁楊之業社稷賴之若是者在他人

猶紀之不倦况吾先祖之同氣乎述旁傳八收宗敘
族孝敬之推作枝派攷墓祭緣情祧而不廢作丘墓
攷功崇必報德盛必醕作俎豆攷詩讚躋芋書媿堂
構作宅廬攷煌煌炳炳有典有訓微斯文吾何以徵
作編著攷諸攷并未就合而名之曰安東金氏家史

內傳

掌令府君

府君諱永銖字積翁判官府君第五子正統十一年
莊憲王二十八年丙寅八月十九日生于漢陽第十三孤隨
母權夫人歸安東豐山里舍旣冠業武一舉不中蔭

補軍職尋除義禁府都事以練達吏事爲長官盧思
慎洪應所知每文牒進二公認之曰此金都事筆也
何省爲由是名著于朝擢爲司憲府監察以親老乞
外調尙州判官尙於嶺南號繁衝治三年民順而客
頌坐軍籍一字誤罷官時觀察使李克培餞證攷使
徐居正于州宴酣罷報自京至二公罷席曰失一賢
守可惜也留與飲二日不聽去旣家食三年詔使鄭
通來朝廷才府君俾管餼饗卒事有譽拜義禁府經
歷轉數官爲盈德令值大饑府君日具糜粥巡所部
遇餓者道飲之民無瘠死者賑恤使褒聞增秩遷內

贈寺僉正旋移繕工監監修鍾樓陞司憲府掌令又轉數官爲永川守尋以微旨罷歸築三龜亭于洛東江上日擊鮮娛侍大夫人鄉邦榮之丁憂廬墓三年服闋朝廷憂西北駟路殘弊起家秩正三品察訪金郊道府君曰西陲濱海瘴癘南人莫宜居然吾廢棄多年主上幸擢爲高秩以寵之義不可辭卽就職先是西邊防戍將士歲一代所過芻糧食飲皆仰於驛武人豪悍不畏法需索輒出科外吏不堪命又赴京使一歲三起從人多挾貨物濫調驛馬竊載之行臺不能禁府君視事得犯者數人罪之自是過者肅戢

一驛以蘇是年大水驛屬告飢府君聞于朝戶曹奉旨賜穀三百石鹽百石府君又啓曰大同道三戶出馬一匹一館馬五十匹是故馬多而人力紆臣所管道一戶出馬一匹一站馬二十五匹是故馬少而人力困請如大同道例從之秋檢沿海鹽竈中瘴毒卒弘治壬戌^{燕山君八年}七月十二日也訃聞贈賻遣禮官祭之府君美鬚髯善容儀身長八尺與人言笑衍衍不厭射御圍碁音律工匠之事靡不通曉書亦有楷法少不甚力學晚喜看通鑑綱目嘗曰吾仕宦三十年未嘗有愧怍吾子孫必有建門戶者

平壤府君

府君諱璠字文瑞掌令府君第二子成化己亥

康靖王十

年生戊午

燕山君四年

中進士既孤自弛置不事進取善

事母夫人甘旨極其誠母夫人誠之曰三牲列鼎之

養不如一科第顯親也府君感奮力學登正德癸酉

恭僖王八年

甲科初授軍資監直長陞成均館典籍時北

路大饑朝廷議船南粟以賑之水路三千餘里濤滂

壯悍主者少不職船多敗南北交病故常命大臣饒

幹局者典其事而大臣位尊體重不能親細務規畫

綜理悉出從事其選尤難僉舉府君銓曹以新進斬

之廣詢無出右竟用之往復累綱無一敗者歷兵禮

曹佐郎京圻都事陞工曹正郎忤于時出為安陰縣

監丁憂去制畢除翊衛選為侍講院文學歷數官為

平壤庶尹首建屯田策勸課農桑既盡除無名科歛

委積之美賓旅忘歸人稱有異能居五歲以疾免歸

京師家居二十年甲辰聞 恭僖王薨涕泣不肉疾

遂革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府君自平壤歸朝廷惜其

有才不大試借閒司祿之沒世云

信川府君

府君諱生海字之渾平壤府君子也正德壬申

恭僖王七

年生辛卯蔭補慶基殿參奉移 禧陵陞繕工監奉
事捷丁酉進士由尚瑞院直長陞司贍內資典牲主
簿歷監察引儀司評選郎戶曹陞尚瑞漢城判官遷
司議刑曹正郎出守錦山四歲遭內憂去服除宰相
交薦爲信川守秩將滿坐支持詔使庖厨失火免官
府君曰我今角巾東歸與婚媾親朋備酒食相招呼
以度伏臘足矣未交代遇暴疾卒于官嘉靖戊午恭
王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府君在家孝弟居官清慎衆
咸以遠到期年位俱嗇物論惜之

三嘉府君

府君諱大孝字希舜信川府君嗣子也嘉靖辛卯恭
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生美而白晢須眉如畫善行草
業辭章屢舉不遂蔭授水庫別提序遷尚衣院直長
司畜署司畜監三嘉縣階奉正大夫隆慶壬申昭敬
王五年五月二十日卒于官三娶無育以弟子尙憲爲嗣

同敦寧府君

府君諱克孝字希閔信川府君季子也嘉靖壬寅恭
王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生十五委禽于鄭相公惟吉之
門相公親授書亟稱其才氣壬戌選補 世子翊衛
司右洗馬以仕太早不欲出母夫人強之乃就府君

英茂夙成同僚十餘人人品不同無不得其悅服癸亥順懷世子薨罷官家居甲子中進士明年朝廷錄東宮舊僚各以原品敘職授宗廟署副奉事轉尙瑞院副直長敦寧府直長陞主簿自是歷任內外內則通禮院引儀漢城府參軍宗廟署令掌隸院司評司饗院判官外則楊口同福陰竹大興縣監忠州判官豐德錦山郡守同福錦山以親老不赴癸巳光海君撫軍全洪以翊衛常夾駕後先甲午爲慈山守時天朝大衆壓境兵馬旁午府君殫心接應餉給無闕以其暇部伍郡兵以須調發秩滿入授宗親府典簿

周流諸司十餘年壬子光海君錄全洪扈從功府君與焉有臺評再勘月日不中率者削被削者爭遣子弟陳乞多復陞府君不一言竟不得錄光海君察知之特命加階通政授僉知中樞府事錄原從首丙辰拜敦寧府都正丁巳又特陞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時長子尙容知府事以位居右上疏乞免光海君命移府君敦寧府摺紳傳爲盛事府君早孤大夫人居異宮朝夕往視膳寢必躬幹務御衆動有軌度遇親忌齋服別居三日不接外事逮耆耄不廢素食順懷廟在北里當府君居左每出入過必下馬昭闇不

異忌辰亦却肉待親戚一以厚於貧窮有加焉在所
客無虛席有中表老鰥無歸者館穀數年安之如家
既沒又衣食其諸孤如已出府君卒皆持服以報之
家故饒財至府君好施予不絲毫為子孫計或以為
言府君笑曰各自有命何至愁勞乃公為居官務簡
直不事聲聞凡政涉苛急驚酷者畢祛之性骯髒不
假顏權貴人為苞苴問有囑託輒謝罷坐是齟齬所
至頻遭罷退退無肯引薦者府君終不悔恒語諸子
曰吾家以謹勅簡素傳業無或忝我先德窮達在天
官不必高惟衣冠不絕世為善士斯可矣異端雜術

不入於門巫覡浮屠不通於家契券爭訟不談於口

晚歲自號四味翁

取東坡贈張鷟語

左右侍古今書畫前列

名花草庭宇昭曠不留一塵客至無親疎貴賤少長
皆置酒驩謔不問家有無光海政亂府君憂傷忼慨
或欷歔流涕及李爾瞻等謀廢 母后脅百僚庭請
不從者擬以大辟府君謝病不一起越明年戊午二
月三日卒

文正公府君

府君諱尚憲字叔度都正府君第四子母鄭夫人懷

姪十二月以隆慶四年

昭敬王三年

庚午六月三日生三

臺山集
歲以祖母李夫人命爲三嘉府君後萬曆庚寅中進士丙申中庭試丙科第八名選補承文院正字序轉至博士陞六品歷踐春坊吏曹弘文館辛丑秋以御史安撫耽羅明年復命時鄭仁弘柳永慶等用事擯逐士類府君不安於朝出爲高山察訪鏡城判官開城經歷光海初中重試超三階賜暇湖堂從遠接使迎送天使熊化于義州歷舍人輔德應教直提學擢拜同副承旨士林請以國朝五賢從祀孔子廟仁弘上劄誣毀李彥迪李滉學術府君啓斥其不韙忤旨免出爲廣州牧使踰年罷復爲延安府使明年朴

應犀誣獄起仁穆后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族夷府君坐國舅姻家罷光海追尊母金氏皇朝準請府君以知製教撰謝表有諱忤語臺啓削官自是杜門家居連有兩家憂制至憲文王反正而府君猶未除服矣與勲宰金滢等書極論時事其一引霍光甚待昌邑王故事責今之不然李适反命起復上疏辭時朝廷倚重府君虛三銓以待制闕府君病時議專尙包荒旣受任務旌別激揚以矯之嘗曰爲善不避近名嫌薦人當自親故始上疏陳時弊有曰毋惡朋黨以疑羣正忤旨免尋擢拜兵曹參判兼弘文館

臺山集
提學論事不合退歸東郊石室椶島將毛文龍飛語
誣我朝廷將遣使陳辨時遼瀋已爲虜巢水路危險
人皆厭避三易望而歸於府君以天啓六年秋八月
航海十月至京師呈文禮兵二部畧曰登萊撫院及
大部因毛鎮揭報咨小邦有曰海外情形微變屬國
攜貳可憂 皇朝視小邦如子小邦視 皇朝如父
子而得貳父之名爲子者當何以自處小邦二百年
來赤心事大辛卯之歲倭酋秀吉潛圖射天要我假
途 先寡君昭敬王卽具奏聞 神宗皇帝降敕嘉
獎發兵盪倭再造屬國頃年小邦不幸倫紀昏亂奸

臣主和虜之謀 寡小君昭敬王妃奏請廢置盡誅
奸臣固已伸大義於天下矣 寡君仰戴 皇恩俯
思職分日夜焦心庶幾相時順動協助王師剪滅寇
賊以報我聖天子之德今乃有大謬不然者小邦君
臣自聞此言含痛結冤不知有生之爲可樂也願自
大部敷奏明辨使天下知小邦無導虜通使之事然
後禽獸而爲人夷狄而爲夏矣不然寧死北關之下
何忍蒙此惡名容息於覆載間乎禮部轉奏 熹宗
皇帝諭旨曰覽陪臣辨雪甚晰豈其累世敬恭一朝
背順朕實推心度其無是該國君臣毋自猜阻益堅

乃心戮力同讐以明無他朕亦永鑑爾忠貞毋替柔
懷于爾國陪臣金尙憲等具見輸誠可嘉明年春姜
弘立導虜入寇弘立光海時以元帥降虜者也府君
在北京聞報又呈文兵部曰奴之欲吞噬小邦者其
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
不敢逞計迨新曾用事因喪示弱無故請款圖緩關
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此其勢豈獨欲吞小邦
而已小邦一日不支彼將揚揚恣睢專力西犯 皇
朝疆場之憂必不止於今日也誠及此時速發偏師
乘其空虛搗其巢穴使賊首尾牽制狼狽莫救則一

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

失之機也尙書

明史七卿歲表
尙書馮嘉會

覆奏贊其可用皇帝

詔遼東巡撫袁崇煥登萊巡撫李嵩如府君策先遣
水兵數千至鴨綠江太監四人繼至未幾罷還大兵
不果出五月奉皇極殿重修詔以歸 上嘉奉使有
勞進階嘉義累拜大司諫副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
時 國家新與虜盟削弱尤甚廟堂多恇惻失策府
君隨事匡格如請謝遣劉海以絕後釁勿復姜弘立
官爵以明大義勿以中國貨物與虜以塞弊源其大
者也戊辰柳孝立謀叛事覺以參鞫勞陞資憲拜刑

曹判書移右參贊已已叛民朴仲男與虜使來 上
招見朝議將許其椅坐府君極言其不可壬申以大
司憲論 恭良王祔廟之非禮又劾延平君李貴恃
寵無禮之罪被譴出石室自是四五年宿踐外屢遷
禮工吏曹判書成均館大司成弘文藝文館大提學
選廉謹進階崇政皆力辭或暫出卽退領議政尹昉
上劄言金某剛方正直宜大用 上亦嘗賜疏批曰
卿之剛方予日思之府君上疏曰身用言廢古人所
恥臣與其進而不得言曷若以退爲諫乎又曰臣中
年百病畧施諸藥刀圭之力不能救沉痾之疾良時

易往暮景如飛千金之軀忽若朝露當時有勸以神
丹妙劑補元延壽之術者臣不用其言以至此耳盖
寓戒以諷之也虜使英俄爾岱挾蒙古人來將議僭
號事三司館學生交章請斬英俄爾岱疑懼棄書遁
廟堂議追作報書以緩之府君上劄曰無挾自大過
期不受致伊忿怒反肆倨傲輒復懇求自取侮慢甚
失計也今伊自廢其主之命我乃爲之僥倖彌縫於
國體何又論守禦事宜曰和之不可恃不待今日而
後知也致兵構難雖未能日月期亦岌岌乎殆哉以
宗社安危之重待決於安州一城之勝負豈不寒心

賊若踰入於海西則不可爲也臣之愚計關西設三大鎮都元帥鎮慈母副元帥鎮鐵甕本道兵馬使鎮安州三分關西隸于三鎮各選屬邑精勇撫養訓練更代以時使自爲守必有大益然兵少力弱難以久抗大敵有事則黃海之兵救慈母咸鏡南道之兵救安州北道之兵救鐵甕安州受敵則慈母鐵甕兵救之鐵甕受敵則安州慈母亦如之又擇重臣有威望者駐劄平壤統御三鎮不必事事遙制臨戰逗撓失律者請命而行法焉又選三南關東圻內兵整勅戎器緩急卽召以充宿衛此其大畧若夫潤澤惟在

聖明與廟堂審思熟講臨渴之井三年之艾猶愈於坐而待盡遭今日之勢無變今日之規模亦末如之何也是冬清主弘陀時大舉入寇犯境六日遊騎已薄都門 上幸南漢山城賊築長圍以守之府君在石室聞變馳赴行在復拜禮曹判書兼管備邊司事時軍國大事皆決於金瑬崔鳴吉瑬等無意戰守顯勸 上卑辭乞和府君白 上曰今日之計必須先戰而後和若徒事於和則和亦不可望矣 上然之而不能用瑬又建議以 王世子質虜府君切責瑬曰儲君宗社之主也惡有宗社無主而可以爲國者

老夫誓不與建此議者俱生辭氣嚴峻溼惶汗不知所出乃詣閣待罪議遂折然自是溼等疾視府君如待一敵國凡有謀畫動被沮抑 上亦稍不悅嘗與諸宰被對府君在後 上遽呼府君曰禮判卿亦思方便之計勿爲固執府君對曰臣何敢固執但不敢隨衆雷同以負初心 上曰今將何恃對曰天道可恃 上默然府君病不詣朝堂者數日大臣促起之府君力疾以赴大臣取鳴吉所草國書示之詞極卑屈有曰臣罪擢髮難數府君不勝憤激痛哭裂書謂大臣曰諸公何忍爲此鳴吉拾取嘻笑曰公雖毀之

吾能補之顧謂人曰裂麻痛哭安有如此事其人曰何以處之鳴吉曰扶而去之而已奈何府君復責鳴吉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不忍言雖以公一身言之以累世名族擔當此事何面目見先大夫於地下鳴吉變色而出府君起詣閣請對憤氣填膺涕泗交下嗚咽不能言良久始啓曰臣毀破國書罪當死今日之義不可兩立請戮臣以一人心 上遽止之曰卿何爲此言予非爲一身計上爲宗社且不忍舉族就滅也府君對曰臣言乃所以爲宗社也昔靖康二帝爲虜所驅千辛萬苦於沙漠之間雖恨不死汴京何

可及也今軍心未變糧食足支一月山城形勢絕險敵兵雖多必不能仰攻君臣上下誓心固守豈無爲殿下效死者若天心終不悔禍歸見先王無愧也上不答旣退不食六日又自經幾殊賴救者得甦會虜索斥和人鳴吉等欲因以除異已者甚諸營大將縱兵士譟宮以脅之惟李時白軍不動府君卽詣行宮自首大臣抄前後抗疏者鄭蘊尹煌等十一人以府君爲首剋日畀虜府君強食以待命因臺諫力爭止遣尹集吳達濟二人 上出城府君伏路傍痛哭拜送居數日出自東門入安東鶴駕山築室以居時

崇禎十年丁丑春二月七日也以護從勞加崇祿上疏辭又曰寒暑不輟則裘褐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伏願益勵薪膽之志增修保障之地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絕父母之邦臣每思 先王萬折必東之奏未嘗不泣涕沾衣也府君旣退有以出處之義爲疑者著豐岳問答曰或問大駕出城之日不從何也余應之曰若蹈城外一步地是去順效逆之日大義所在一毫不可苟國君死社稷則從死者臣子之義也至如奉寇讐犯上國則極言爭之爭而不用則退而自靖

亦臣子之義也古人有言臣之於君從其義不從其令士君子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歸不顧禮義惟令是從者乃婦寺之忠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又問賊退之後終不奔問此義何如應曰變亂之時流落草間不得扈從則賊退義當奔問余則同入圍中言不行而去之日之終尚不可竢何區區小禮之必拘乎子家羈曰貌而出者人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古人於出入之際斷之以義有如此者又曰子言大義不可苟則然矣世祿之家受國厚恩獨不念祖宗之遺澤乎應曰從義不從令欲扶二百年綱常者乃所以不

負先王教育之澤也又與人書曰金虜自作鸞端蛇豕荐食虔劉我士民係虜我婦女傾覆我四都劫奪我國寶通行我儲君污辱我宗社此百世不忘之讎也朝廷雖過聽用事者之言姑與之順從一介狂妄欲守其志自屏於山野者亦不自知其爲非也僕本褊性加以老詩有言不入有計不施終見奸兇之徒表裏煽動挾虜脅君賣國自功崩心之痛結爲大病彷徨中谷泣血焦乾饑渴之不知恤霜露之不知避日夜所誓心者只欲一劔斬單于頭剖奸臣心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洩舉國無涯之憤而力不

能得其情誠可哀也先是仁城君珙屢爲鞫囚所援引朝廷方議保全又世子嘉禮擬於尹毅立家毅立姪子仁發附李适誅死議者多難之睦性善柳碩等假託公論投疏熒惑爲傾軋計府君惡之上疏指斥其情狀有曰此輩惟慮權勢之不能常持人事之不能常期世安則圖結戚里之助世變則欲受疇言之報性善等憾之次骨至是鳴吉積惡府君乘上心漸怒甘心嫁禍旣自削府君名於卜相又恐清議之見罪也以南以恭爲吏曹判書引進碩等布列臺閣使自修其隙而已若不與聞者碩以掌令啓曰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豈可以運之污隆身之利害貳其心哉方南漢下城之日君父蹈不測之危臣民同罔極之痛先身後君義不敢出金某抽身遠去曾不顧戀時事稍定竟闕來覲偃息便地越視王家自以爲潔身全節不事污君鼓煽異論彰國之惡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要名販君樹黨誤國特某之餘事耳其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懲請極邊圍籬安置答曰論罪太晚置之朴啓榮李道長李炷鄭之虎崔繼勳權濤朴守文朴敦復洪瑱李雲栽李慶相任孝達申濡李稠金壽賢等相繼論

臺山集
請命削奪官職踰年有敘命時朝廷將調兵助虜西
犯府君慨然治疏曰臣聞道路言朝廷從北使言將
發兵五千助瀋陽犯大明臣聞之驚惑未定不以
爲然臣之於主亦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雖臣於
季氏孔子猶稱其有所不從國家勢弱力屈姑爲目
前圖存之計而以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臥薪嘗
膽三年于茲豈意愈往愈微終至於無所不從耶自
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可忍從逾不可
爲也有復於殿下者曰人有助寇讐攻父母殿
下必命有司治之其人雖善辭以自解殿下不赦

此天下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爲禮義不足守臣未
暇據禮義以辨雖以利害論之徒畏強鄰一朝之暴
而不懼天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自丁丑以後中朝
之人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無救而敗拜戎非本
心也關下列屯之兵海上樓船之卒雖不足以掃氈
裘復遼疆禁我國之爲梗則有餘矣若聞我國之人
爲倭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擊颿風一日直到
海西圻島之間無謂可畏者獨在瀋陽也人皆曰彼
勢方強違之必有禍臣以爲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
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亡曷若守正而俟命於天乎

然其俟命者非坐而待亡之謂也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此守國未有不獲其佑者也疏成奉以告祠堂上聞不報庚辰冬清人微聞府君事使英俄爾岱來義州鉤問承旨申得淵在問中持府君以自脫朝廷促府君星夜就道過都 上遣中使賜貂裘一襲御札曰卿以 先朝舊臣從予遊者亦且多年義雖君臣情猶父子是以頃年退去猶極歛然意外禍生良由寡昧不賢念此不覺淚下切欲相見難便未果卿須善對以解其怒府君上疏謝曰臣言無少補身有遠行行過國門跡阻陛辭中心耿耿感

慕徒增不意淵衷曲體微忱內使臨存天語惻怛珍裘接手暖氣回春若登螭頭再覩龍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任瞻天望闕泣血馳情之至 上諭筵臣曰見金判書疏似其手筆此永訣之意不忍見矣仍泣下數行羣臣莫不感愴十二月至義州英俄爾岱會本國卿宰引府君入府君布衣草履着浩然巾携杖而前敲臥於宰臣之右英俄爾岱問曰 國王下城時獨以爲清國不可事不從出城何意也府君曰吾老病不得從耳比年官爵何爲不受助兵時何爲沮撓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非他國所知也且道

爾國甚事有緣吾言而不成者音吐益響亮英俄爾
岱愕不能復問有聞曰兩國既爲一家何謂他國府
君曰兩國各有分地安得不謂他國是日觀府君之
對者蕃漢諸人無不嘖嘖稱歎虜差梧木道退謂人
曰朝鮮人言語媿阿此老應答甚快最望可老人望
可漢言難也遂以府君北至瀋陽復以清主命詰問
府君對如前拘北館北館者清人置死囚處也居一
年始遣還猶羈之義州癸未虜以事執李娃娃持國
陰事告虜並中府君虜復以府君北與崔鳴吉同館
幽之夏四月解送質館俾從 世子英俄爾岱曰此

皇上大需也不可不拜謝鳴吉應聲四拜又向英俄
爾岱扣頭塌地肘府君要與同已府君偃臥曰我腰
痛不能也英俄爾岱不能強瞪目直視者良久甲申
流賊犯北京 毅宗皇帝崩府君以詩慟之乙酉虜
歸我 世子府君從之至西郊上疏不報遂出石室
政院啓曰金某遭罹患難終始不變壁立一節千古
罕比豈不大有光於天下後世誠宜面賜慰諭以示
嘉獎 上曰此卿生還故國又不到公門是亦不屑
就也予方愧赧何慰諭之有府君不敢自安上疏曰
臣頃至都下寓身西郊引領向闕且喜且悲欲進禁

門一步地仰瞻穆穆之容者豈有量哉陳疏十日延
野郭外未有明命不敢冒進公言請見亦非所敢不
然臣之老病雖不得陳力就列一望清光固臣至願
何忍若是愬也第臣家廟在城中臣一番展謁者誠
以君臣父子之間恩義攸分禮有時而不同也臣立
朝無狀平生言行不能見信君父及遭嚴威乃敢仰
首鳴冤此實臣之罪也賜例批當是時府君大節旣
爲夷夏所敬服 上亦臨朝嘉歎以疾風勁草稱之
獨鳴吉一隊人恚怒未解日造危語以惑 上心至
遣中人伺察往來賓客士林爲之憂懼丙戌春三月

特旨拜左議政三辭不許遣承旨敦諭門人問去就
府君曰聞新除告身不書瀋陽年號是朝廷待我猶
以丁丑以前人也果爾何憚一遭往來也會有逾變
遂入謝陳輔翼東宮之道宮寮贊善進善之設自此
始又言李應著以直言獲罪宜赦仍乞退章三十二
上乃許授領敦寧府事己丑夏五月 憲文王薨宣
文王嗣位入臨 大行殯殿 上再遣承旨勉留賜
對使黃門扶掖又命以肩輿出入禁中秋八月復拜
左議政力辭免 宣文王聰明英武久勞于外及卽
位奮發大志以修攘復雪爲事旣首延府君又招金

集宋時烈宋浚吉等咸聚於朝中外拭目以望新政
府君雖不欲以官職自居念上心不可孤居止多
在都進言退牘有懷必陳請釋先朝竄謫臣李敬
輿等以順人心請委金集銓衡以清政本請嚴職吏
法以保民生請令文武大僚薦將材以備緩急又從
容言于上曰凡事有時過則難爲聖上春秋方盛
志意方勵此時不可失堯舜之治天下不過知人安
民苟能得人而任之安民在其中矣民安而後庶事
可議也上皆傾心聽納會右議政金堉建行大同
法與金集議不合又恨府君不助已屢章辭職集亦

乞退士類稍失和氣憲文王末年金自點怙寵竊
柄濁亂朝政上之初元清議始行竄自點黜廷臣
附麗者自點恚使譯人李馨長行讒于清曰新王進
用山林人將爲朱氏舉大事清人大疑之遣重兵壓
境使者六輩交午來詰賴上身自周旋事得已然
羣賢由是去國時事瓦解而府君亦病不復造朝矣
壬辰夏六月上聞府君疾革遣御醫視二十五日
卒于石室遺疏曰臣本庸姿獲躋崇班茂效涓埃徒
積罪戾丙丁以來絕意仕宦中更禍患備嘗艱難不
意先王起之田廬致于台司感激恩命黽勉一出

而積斲餘生無望陳力退伏松楸及齒爲期逮遇聖明過被殊渥區區之心只欲明揚士類振舉綱維以補新化之萬一不幸事與心違狼狽而歸及至今日大命垂盡瞻望宸極祇增隕咽伏望益勵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出治道克修實德以恢大業則雖在九原庶無遺恨 上覽疏悲慟諭近臣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覽茲遺疏爲國忠赤至死采篤深用敬歎可不服膺吊祭賻葬如禮命加贈上相又用文純公李滉故事不待狀賜諡曰文正後配食宣文王廟庭府君天姿莊嚴峻潔自爲童子嬉戲

絕不隨人苟同聰明博學手不釋卷雅執謙挹語不及名利惟持敬力行是務尊信小學書在家在邦一以爲準立朝五十年進退以義未嘗以辭色假人望其風標者落落不可梯級及其親就服習則又皆薰然悅懷莫知其所以然也 憲文王嘗曰金尙憲以都承旨在院闕中肅然他人不能也是故逮爲正卿亦屢拜焉拘北六年危禍不測傍觀者皆無人色府君終始几几也虜人亦畏愛之必稱老爺不敢以慢言加見東人稍倔强者輒笑曰爾亦效清陰者耶清陰府君自號也在瀋陽嘗自草墓誌系曰至誠矢諸

金石大義昭乎日月天地鑑臨鬼神可質斬以合乎古而反戾乎今嗟百世之後人知我心後命勿用誌只刻其系墓前子宗慶天以兄子光燦爲嗣

長湍府君

府君諱尙寬字仲栗都正府君第二子幼卞急面斥人過人皆憚之稍長更摧剛爲柔與人言恐傷其意人稱其善化氣質十四五治詩遊庠序有聲嘗舉解元卒不遂十餘年間同輩多驟躋通顯府君歎曰吾志豈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及今人而至於是命也遂謝科業與酒人遊府君善歌詠天姿清雅風流映發

每對酒起興停杯軟語楚聲數調無不驩然忘倦者萬曆甲午筮仕屢遷至戶工曹佐郎司僕寺僉正內乘翊衛司翊衛外任爲金城縣令珍山郡守淮陽長湍府使所在舉職長湍時詔使到松京促期入京督造臨津浮橋觀察使以下惶遽不知所爲以屬府君民吏咸趨不日而成衆歎其能得人事聞賜廐馬表裏文正公罷延安歲府君亦自長湍歸先壠下縛屋治圃扁所居曰今是齋辛酉五月十二日卒壽五十六以孫壽興貴贈左贊成

同樞府君

府君諱光燦字思晦長湍府君第二子萬曆丁酉王三十月十九日生都正府君命文正公取以爲敬昭後府君孺染庭訓遜悌謹潔自少無子弟過嘗坐佔畢棟折屋塌舉家驚惶謂其無幸有空窾得免人甚異之光海時坐婦家畏塞十餘年 憲文王卽位始赴塲屋中丁卯生員第二名除 世子洗馬轉侍直副率衛率郎工刑二曹間爲義城令以親老不赴丙子從文正公赴扈南漢媾成從遼嶺南庚辰從于龍灣欲從至瀋陽文正公以宗祀無託堅不許明年李夫人卒府君慟毀幾不全父友吊者嘆曰吾未見爲

人後而喪致哀如思晦者明年文正公還境上又明年再入瀋府君皆馳省以持制不能久留制畢朝廷授 世子司禦俾便省觀乙酉奉文正公陪 世子東歸府君清弱善病在圍中文正公決自裁府君亦不食累日號泣救護及有瀋難府君悲哀憂恐持衰麻冒寒暑奔走嶺塞歲數千里見者危之至是卒無恙又爭謂誠孝所致 昭顯世子薨東宮官罷移授司僕寺主簿歷三職爲通津縣監縣故多盜至是益滋聚衆橫行掎鎖出官貨民有闔門屠死者府君以計捕魁誅之餘黨立散用勞陞通政尋坐事罷辛卯

除交河縣監與諸守令陞辭 宣文王特引府君至
前問文正公氣力寢食如何冬棄官歸養文正公卒
守制墓下服闋入謝僉樞恩稍遷至工曹參議間出
爲清風郡守坡州牧使皆未久遞 彰孝王九年
上念宰從臣夙夜勞推恩其父母時仲子壽興季子
壽恒並判諸曹特加府君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壽興壽恒率同慶人奉箋詣閣門謝一時艷言之是
年二月二十四日卒

文忠公府君

府君諱壽恒字久之同樞府君第三子崇禎已巳

憲文

年 王七 八月一日生幼峻茂特達文正公奇愛之親授
書藝業日進十七遊頰宮大提學李植課諸生見所
爲詩取以置首曰此可以變近世文體明年司馬試
須得此子爲狀元旣而果然府君以弱歲得盛名深
自畏懼間數年不就塲屋從事性理家言二十三擢
謁聖文科第一人二十八中重試陞通政三十一嘉
善三十四資憲四十三崇政明年拜右議政騰顯之
早 國朝寡倫而輿論猶以爲晚所歷清華不可勝
紀而判吏曹最久大提學至爲相猶帶焉府君釋褐
當 宣文王盛際時文正公方用純德鉅節爲一國

臺山集
大老而府君以其孫妙齡秀發大爲傾朝所屬望初
拜正言再論事忤旨去後侍講經筵恩顧日隆進塗
大闢府君恬穆簡重不矜銜爲能秉正論守成憲繩
墨惟謹是故所居官無赫赫聲至他人代之不旋踵
而疵類生人始歎爲不可及及爲相自以無經濟才
古大臣事業固不敢望至於輓近爲宰相者君德闕
失不以爲己責一付之臺閣此非輔弼匡救之義故
專以是自任焉 彰孝王末年許積用事 宣文王
舊臣宋時烈宋浚吉等寢見疎外府君慨然憂歎臺
諫以論積得罪者必力救由是失 上意繼而有賓

臺山集
廳議禮事仲氏文翼公以首相被謫府君益不安於
朝出城俟命然 彰孝王察府君貞亮可任特拜左
相召之會 上疾大漸遂入謝受顧命參院相事
元孝王嗣位猶禮貌之先是尹鑄竊儒名著書改朱
子中庸註爲宋時烈所嚴斥鑄懷憾欲報復及禮訟
起鑄以貶君亂統誣時烈竄之又因其黨吳始壽儼
北使使蜚語稱清主以 先王受制強臣特再祭以
示愍念所謂強臣指時烈也國舅金佑明素不悅時
烈見其敗不爲之救鑄等以此益無忌及鑄等勢張
知 上幼冲善病陰結宗栴兄弟昏夜往來蹤跡詭

臺山集
秘佑明始大懼上疏發植榷奸亂宮人事鑄與許穆
入對請召致佑明究問言根植榷置對卽釋佑明將
被反坐律 彰孝王妃與 上同御便殿垂簾見大
臣積等痛哭諭植榷事本末及 先朝所嘗深憂狀
積等不得已始請罪猶依阿不盡法鑄與洪宇遠反
歸過 母后鑄請照管動靜宇遠假家人卦爲內外
正位之論其餘迭進不道之言者前後相繼人心憤
痛而無敢言者當是時善類盡逐羣小麻列府君獨
身處其間被齟齬舐排不一二遇事輒正言觸其忌
惡時輩固已側目矣元年秋旱命公卿以下詣都堂

陳消弭之策府君病不赴草劄數千言以應旨其畧
曰今之主時論者動必曰明君臣父子之倫而以臣
觀之所謂君臣父子之倫未免有不明而晦者矣今
日朝臣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國命作威福爲案至
曰人主不能正其罪 殿下曷嘗見明君懿辟在上
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之臣乎向者臣強之說出於
北譯上下憤痛將有辨誣之舉此豈爲臣下而然哉
誠以旣曰臣強則主弱在其中也人臣之強孰如執
國命擅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誣不在於異國
而在於朝廷在異國則辨之在朝廷則置之其於事

理何如也又曰以 殿下出天之孝凡所以慰悅
慈聖者固無所不用其極而爲 殿下臣子者不能
體 殿下之孝思前後進言率多悖亂至勸 殿下
以照管 慈聖動靜從古以來有以子而照管父母
者乎設令 慈聖果有失德公族之犯重辟者猶曰
爲親者諱何獨於 慈聖而不思春秋諱尊之義耶
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下文曰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註之者曰旣言男女之
正又推本於父母之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位非母
與子之謂者豈不明甚而以此援而爲喻已悖矣至

於不貳過之說尤非臣子所宜言也今夫閭巷之人
匹敵之間猶不敢對子斥父母過斥 慈聖之過於
殿下之前曰毋使貳其過是何道也如此而謂之
明君臣父子之倫非臣之所敢知也又曰楨榘等以
王室至親犯前古所無之罪 殿下曲貸憲章薄施
竄配固盛德事也纔及半年遽命全釋不幾於恩勝
而滅法乎然而此舉出於特恩則不害爲親親之仁
自下力請於義安據且其分疏之語以爲初非大事
比如人家子弟之近婢僕於父兄之前是何言也
先王之所深憂而難處者 慈聖已親諭於臣隣矣

如不以先王之憂爲不當憂而慈聖之教爲未必信則必不敢肆然爲此言也凡臣所陳無非關於大倫大紀者而其殺亂斃敗至此必使之惇敘昭揭然後君德可修朝廷可理人心可悅不然臣恐其日就泯泯焚焚而莫之救也至若末務細瘼之罷施庶獄輕囚之疏釋行之可也不行亦可也欲以此而感回天怒迓續邦命不亦左乎劄入上震怒下嚴批兩司合啓請罪反以府君爲離間兩宮竄靈巖蓋是時府君劄出鑄等心肝畢露人人得而見之身雖摧敗羣小之搖撼東朝者亦少沮焉宋時烈聞之歎曰

金公不特有功宗國於時輩有大德矣府君赴謫杜門不出日取論語朱子書誦讀玩繹殊不以遷謫爲意宋時烈時在海上往復講訂契許益深四方人士無不浩然歸重鑄等益忌之間有內移命輒爲所尼越四年戊午始量移鐵原庚申三月積子堅挾柙謀逾事覺伏誅奸黨並竄極府君起謫中拜領議政以疾辭上趣召益急數日中近侍四五至遂力疾入都都中士民皆手額聳觀上引見慰諭命出按獄事時逾變起肘腋幾危宗社雖巨魁已誅而黨與多網漏羣議欲一剪刈以爲快府君憂其枉濫議讞率

主平反 彰孝王妃聞之曰金相累年竄逐少無乘
快洩憤意可尚也府君輔相二朝名德盖世及起廢
再入中外想望風采 上亦尊寵優異他大臣莫及
府君益感激忘身知無不言大要以講學正心敬天
恤民戒喜怒去私意嚴宮禁節財用爲先 上皆傾
聽又請招延宋時烈朴世采等圖議政事盖廩廩少
康矣會因金益勲吳始壽事士類自相睽背以至懷
尼之爭朝議益潰裂不可合而禍隨作矣始誅除堅
柎實由於光城府院君金萬基清城府院君金錫胄
二人皆戚里也士類初亦許其功旣而趙持謙韓泰

東等倡謂勲戚不可與同事專務深詆以自貳一隊
少年靡然從之府君以爲勲戚與士類其塗固分今
之勲戚其本亦士類也且有安社稷之功苟非專擅
濁亂罪惡彰著不宜排擯已甚若仇敵然故於年少
搏擊之論少所助與益勲萬基諸父也嘗將御營兵
堅黨許璽等之伏誅也營校全翊戴以柳命堅有可
疑狀告益勲益勲重之未卽發以告諸大臣錫胄時
爲右相謂益勲不可不自啓益勲遂詣兒房啓其事
逮問命堅無實卽釋於是持謙等譁然謂益勲告密
要功不可不殺府君因入對具陳事曲折且言翊戴

臺山集
所告雖卒無實將兵之臣既聞此言何得揜置不告以此爲罪臣未知其可也益勲得不死吳始壽之爲臣強之說也國人皆疑始壽自做鑄等敗臺官朴泰遜首劾其奸上命赴燕使齎金以探虛實果無狀上怒始壽造言誣先王下獄鞫之始壽既辭窮猶不肯首服廣引證左皆無絲毫實命拷訊取服府君曰上曰始壽嘗備員大臣不宜加刑宜參酌賜死上以爲然而臺諫請更鞫爭之屢月不決及持謙爲司諫尹趾完爲大司諫相繼引避持謙曰賜死與鞫問皆不可趾完曰始壽罪犯固人所同嫉然言

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徒無寧特貸其死使沒齒荒裔持謙又造府君極論其事從容言彼大家也他日世變不可知府君厲聲曰公少年名士乃爲後日利害計耶持謙媿謝而去府君上劄斥趾完等顧瞻熒惑狀始壽卒賜死尹宣舉名臣煌之子也憲文王時以布衣上疏請斬瀋陽使有盛名丙子之難入江華與士友金益兼權順長隸守南門城陷益兼順長死而宣舉爲奴以免物論鄙之宣舉亦自以爲罪從金集學終身自廢有徵不就上疏必稱死罪臣宋時烈謂其善補過許之爲友尹鑄之改註中庸

臺山集
也宣舉酷信其說謂時烈已甚時烈屢切責則詭曰
吾當絕之時烈以其故舊不疑也宣舉子拯自幼受
業於時烈時烈視之如子及時烈以禮訟竄拯度時
烈終不免欲求貳以自全患無其說乃譜次宣舉事
行請墓文於時烈謂其父自廢非由江都事又悉載
其平日推詡鑄及沒後鑄操文致奠狀時烈大駭其
言行相違雖強撰以應而褒獎不能滿其意拯始執
此爲話柄曰父重於師吾不能先師而後父又作擬
與時烈書播於世直斥時烈心術躡藉操勒無餘地
於是士林討拯背師而右拯者反謂時烈待宣舉存

沒頓異拯不可獨咎時烈家懷德拯家尼山所謂懷
尼之爭也金益勲事起少輩意時烈助已及時烈入
朝從廟堂議則相與排拏使之不安而去自是時烈
勢孤而拯之黨援益衆矣府君旣與少輩不合又念
時烈以三朝賓師一朝被人詆侮其傷世教不細隨
事扶護甚力會有崔慎上疏發擬書事咸攻拯父子
時議謂慎誣辱儒賢將置重究府君與左議政閔鼎
重入對言師生之間有疑則扣有過則規可也至於
與人私議直斥其學術本源曾未之聞况拯於時烈
情誼非他師弟比此不可以語言薄過論今後禮待

不宜如前慎言雖過不可罪也於是拯黨大怒崔錫鼎李寅煥迭投章譏逼而府君終不撓蓋府君平生不用機關權數籠絡人嚴於淑慝之辨以爲君子小人決不可並立世之號爲持公論者顧欲依違兩間以爲平其實皆私意也故當軸八年未嘗爲調停之論雖知其孤立寡與而不肯俯仰苟合此府君立朝言行之大致也丁卯秋免相尋被嚴旨出城初府君在相位以李端夏無吏才請遞判刑曹而雅知其賢引與同升又嘗承命卜相三卜皆不用府君引昭敬王親擢金命元等故事請示上意所屬 上命相

趙師錫師錫亦人望而三卜不入者卜相故例才德均則用銓曹久次師錫登第久而掌銓最後也會有人言師錫去位 上疑府君心知端夏不堪相而以私引之師錫之相非府君所欲其終被人言而去亦府君爲之也積不平是年春內批授東平君杭惠民署提調臺諫爭之停而復發 上又疑其受府君指下教切責仍及前後卜相事至曰刑賞黜陟人主之大柄一有撓奪將無所措手足 上素敬重府君至是威怒忽震辭教多出情外人莫曉其故先是子昌協應旨論事語涉宮禁忤旨金萬重因侍講言于

上曰大臣罪名不明而遽示厭薄人或謂金昌協疏爲崇怒子移父固無是理而外間傳說如此又言閭巷謂趙師錫蚤緣宮掖得相此雖不根皆上下疑阻之致也 上愈怒下萬重獄鞫詰所從聞府君益惶恐不自安上章待罪因相臣救解屢下旨諭召而終不敢復入己巳春奉 康獻王御容如全州未復命而朝廷變掌令金邦杰正言金鼎台等首發啓論府君安置珍島自庚申更化以來奸黨久不得逞陰結後宮張氏兄希載爲奧援以圖復入時 上無適嗣而張氏誕 王子遂流言謂在廷諸臣將不利於

王子是年正月 上命定 王子名號居數日有柳緯漢疏諸臣次第進黜語在文翼公傳初庚申之獄柳赫然團伊川屯兵使堅妻弟姜萬松領之堅之叛實用爲資而府君以其三朝宿將未必身與叛謀請減死論李元楨請復設體府爲諸賊所援引而以其情節未著一問卽釋及李元成再上變赫然元楨出賊招益狼藉府君亦不能救至是以二人之死爲府君罪案其他媒孽誣罔皆此類也府君旣被謫羣兇意猶未已又請極律 上初不從閤黯倡卿宰十數人合疏請從臺啓遂下後命府君自入島知大禍在

臺山集
朝夕而處之夷然無隕穫意及聞命進子昌集等語
之曰余本無才德而魁科文衡位躋上相盛滿過分
無怪其有今日也且國朝大賢有年未四十而遭此
禍者吾今年踰六十亦復何恨但愛君一念自謂不
後於人而終陷大膠孤負國恩此爲慚痛耳又曰昔
趙文正臨命聞南袞爲相曰吾死宜矣今張希載爲
內乘吳始壽尹鑄復官吾何得不死不死何爲遺令
薄葬取筆作伯仲二公及一家諸人訣書且寫二絕
見志子昌業嘗請益梅詩許而未就至是試以爲言
卽口占書示蓋自聞命數日詞章筆札寢食言笑一

如平日四月九日禁府郎至出聽宣旨就庭下四拜
揖而坐從容問 上候安否方宣旨時左右觀者莫
不涕下郎亦嗚咽不成讀而府君陽陽如也及喪柩
重不可以馬牛運海島去故山千餘里人皆憂返葬
之難旣而一路人士知與不知聞風來哭奠賻屬於
道又各出力負柩以達於故山所至田叟村婦與行
旅之過者無不咨嗟哀恨往往有哭而送者府君長
身秀眉目美髯聳鼻顏貌渥如也雖在千百人中朗
朗特出每大朝會垂紳搢笏張拱儼立廷中目屬以
爲麟鳳憂危之來望色而定嘗從駕宴北使北使聳

然異之曰文彩彬彬相貌堂堂真人傑地靈也少服
文正公小學之教飭躬制行一主莊敬平居終日危
坐肩背竦直目不斜睇手不妄用笑不至放聲對婦
孺欽欽如大賓其在上前進退周旋不爽尺寸雖祁
寒盛暑俯伏不少動陪祭太廟徹曉植立如泥塑人
名位絕早顯而下人不倦十年以上罕斥其字尤不
輕臧否人物雖筆翰之末苟出於前輩未敢率意評
斷勤敏過人每公退賓客盈門自朝至暮應接不示
憊遠近書疏皆手答無一筆鹵莽至於歲時贈遺親
故封標題識亦躬爲之雖子弟請代或不許臨終謂

諸子曰吾於此學不會一日忘恨立志不篤不能實
用其力惟持敬一事可勉以及耳府君旣卒 仁顯
后廢出私第張氏冊中宮宋時烈亦賜死文成公李
珥文簡公成渾黜孔子廟從祀越六年甲戌 上大
悔悟迎 后復位命復府君官職賜祭珥渾時烈並
復爵享鑄始壽等還罪籍如初黯希載先後伏誅
顯孝王元年賜府君諡文忠

文康公府君

府君諱昌翕字子益文忠公第三子也在娠母夫人
有夢龍之異 宣文王四年癸巳閏七月五日生幼

臺山集
豪逸不羈日與里中兒敖盪且喜象戲踰十歲不上
學母夫人以爲言文忠公曰兒自能文勿憂也十三
始從塾師文理驟進時出句語輒驚人十五請業于
李文貞公端相端相以橫渠之學期之旣冠更折節
爲舒緩外舅李公世長器重之臨歿託其妻子府君
旣管其殮葬日早食徒步十里往授孤兒書風雨不
闕外姑病與夫人至誠救護而祥除之前禮防甚截
時府君年僅十六府君雅有大志於一切富貴芬華
視之若浼以親命強赴小科二十一成進士自是斷
舉業大肆力於文章喜讀莊周太史公書又以爲詩

教關世汚隆東人少知此意者慨然欲一振之自三
百篇楚騷古樂府以及李唐諸家精治熟習折衷模
範用成一家則處士趙聖期隱居南山下深於窮格
府君往見之聖期與語大悅盡告其所嘗學許爲知
已宋文正公時烈入朝都人士以詩牘謁者甚衆文
正公最賞府君爲和以致意己未從文忠公之鐵原
愛三釜淵之勝築室以居文忠公旣賜環府君獨與
夫人留止不返種黍採藥有終焉志文忠公以書招
之乃還意猶惓惓不忘建雒誦樓于白嶽山下庭鑿
三池以象淵與同志數人讀書其中以爲樂辛酉右

相金錫胄以高文卓操薦于朝甲子以文忠公侍藥
恩澤超六品除掌樂院主簿不就文忠公卜地楮島
爲退休計知府君性不樂闐闐命構亭先居焉一日
登樓賞雪慨然歎曰江山雖清曠世道日益險吾恐
斯居之不能久也未幾而遭珍島之禍旣葬居廬于
白雲山中哭泣之聲隣里不忍聞寢不用被坐不藉
芻竹器木匙食不過數溢服闋猶處苦塊却酒肉出
不騎乘及甲戌伸寃始復常猶居外以終身府君天
稟絕異事父母誠意篤摯而精神強力皆足以濟之
故執心制行動出倫等雖諸兄弟亦自爲不及也少

從師友間得聞爲學之大方而病俗儒粉澤言貌務
華而遺實專以收心養性寡欲惇彝爲事於拳跼拘
矜疏箋紛羅殊不屑意也又謂道體微妙須精思自
得然後知真而行力不可徒守前人成說以爲事了
也旣博極羣書又愛道釋二家於理最近讀之數年
凡其所謂葆精鍊神苦行持戒之說皆身親服驗知
其病而去之旣而讀朱子書渙然悟曰道在是矣專
力研究每謂學者曰朱子不云乎無某工夫看某不
出有謂生於其後不勞窮格者乃世儒自怠語也又
曰儒道佛三家總貫融會知其分界我不欲讓人世

臺山集
人名謂斥異端而旣骨之楊墨隨例呵叱對面之楊
墨認賊爲子口談濂洛名理而石函出地莫辨朱陸
亦何貴於學哉時府君與仲氏文簡公方駕並武爲
世師表人比之河南二程文簡公居漢湖府君居蘄
溪相距六十里每時月一聚聯床講討遠近人士摳
衣而聽者所在成市斐然有興起之意 國朝道學
以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爲正嫡至宋時烈宋浚
吉傳珥之緒俱爲 宣文王賓師時烈於衛護朱子
尤力及時烈忤讎拯罹禍黨人惡時烈之以朱子爲
家計也欲並攻朱子以拔根株少輩輕俊厭拘檢者

咸趨之府君深爲世道憂會朴世堂改撰四書註變
亂朱子章句又作故相李景奭墓文以時烈擬少正
卯府君貽書李德壽嚴斥其背正書凡數千言通國
傳誦以爲三百年來儒林大文字無與爲兩兩宋旣
沒門生子弟以尊奉先後不相能譏詆至於上浸府
君以爲兩先生所謂生同志死同傳者今乃爲後生
爭私意戈鋌起於一室使匪類樂聞此世變也方爲
兩門知舊調停之兩門雖不能用亦感府君公誠終
不以扶抑見疑湖西後學有爲心性新論者其言曰
人具五常而物不能具以孟子犬牛人性章句證之

又曰心卽氣質未發之前亦有爲惡種子權文純公
尙夏亦以爲然府君曰太極五常有生無不具所謂
全未全從發用處言耳中庸原初孟子詳末援末證
初非朱子之旨又曰心對理言則固屬氣矣大學章
句旣曰虛靈不昧又曰氣稟所拘虛靈果同於氣乎
且未發而有惡何以爲大本新論者素負氣又藉重
宿儒頗張王也被府君攻破意不悅與其徒私相譏
謗東儒之有湖學自此始府君性簡於言議是非不
欲刺口盤涉而至事關斯道毅然自任隨事辨別如
此丙子被選書筵官連有除旨皆不就府君自遭家

禍每欲滅影窮山自絕於世嘗於雪岳中結屋數間
爲長往地以母夫人年高不忍去癸未母夫人卒旣
除服遂決意歸隱名其屋曰永矢庵地勢孤絕人不
堪居府君欣然樂之居十年有虎警移春川谷雲親
戚故舊咸喜其出山而府君終身以爲恨也乙未除
司憲府持平尋陞掌令上疏辭儒臣李重協等交章
薦學行風節爲一世宗宜尊禮必致之 上亦亟歎
其賢賜內藏朱子書 元孝王末年黨議橫潰主勢
孤危府君雖在巖穴常以宗國爲念屢抵書伯氏忠
獻公指陳廟謨得失多所匡益及忠獻公定大策安

臺山集
宗社亦府君密贊居多云 宣孝王初服一以別諭
徵陞授執義兼 世弟侍講院進善辭遞辛丑冬士
禍作忠獻公首竄絕海府君先已屬疾至是大痛傷
委頓明年春二月二十一日在石郊疾革召子姪各
賜詔誨自述平日爲學本末甚悉顧侍者問日早晚
徐曰今日是寒食何待明日命正席南首而卒自摺
紳章甫下至輿臺走卒山谷愚夫聞訃莫不相吊咨
嗟赴燕使歸至鳳凰城城將日朝鮮賢士金某卒怛
咤不已 顯孝王在潛邸雅聞府君名二十九年癸酉
特贈吏曹判書兼成均館祭酒 世子贊善親撰文

賜祭于家錄用嗣孫 文成王代理令曰易名之典
古也扶植名教振礪風俗繫之者非細若贈吏曹判
書金昌翁余之常所歎慕可付太常議諡儒臣請不
待狀從之賜諡文康府君所著有詩文集三十六卷
行于世府君臨終謂門人曰吾晚年讀易最多論說
在胷中者可作三數編而未及著之紙札此千古遺
恨也

僉正府君

府君諱養謙字太冲文康公嗣子也 元孝王乙卯
四月二十九日生庚寅筮仕除 敬寧殿參奉明年

移濟用監奉事癸巳 元孝王受尊號以監造冊寶
勞陞司僕寺主簿爲狼川縣監數月坐青遞旋敘復
翊衛司司禦爲平康縣監三歲罷己亥訓練都監辟
爲郎歷數官爲文化縣令三歲罷明年文康公卒甫
成葬聞伯父忠獻公被後命馳省于星州甫旋被收
司謫三陟服闋而值 顯孝王初服敘授司憲府監
察陞司導寺僉正爲杆城郡守居三歲時事又變卽
棄歸戊申在驪州龜尾浦寓舍感疾一夕而卒九月
二十九日也府君質厚而行醇前後居喪戚容涕吊
者起居飲食動遵禮經奉先極嚴敬有事于廟必沐

浴更褻衣雖朔望參亦然自掃灑淳濯以至春榆餽
饗悉躬檢致蠲每誠家人曰祭祀之道誠則格潔則
歆物薄匪罪也非義務腆使恥辱及其先孝之反也
居官約已奉法不尺寸營田園常自警曰我得無不
廉謹玷累家訓者耶其在謫朔望赴府點惟恪不使
人代流徙畏約饘粥屢空雖素習者未嘗聞乞假語
也府君宦微行治不大著其見于家政如此云

加平府君

府君諱範行字伯楷僉正府君嗣子也 元孝王丙
戌十二月二十日生 顯孝王辛未初仕四山東道

臺山集
監役監造 賢嬪墓陞六品由東部都事爲安陰縣
監甲戌罷歸丙子以司憲府監察爲清河縣監兵帥
以除戎器褒啓承準職旨已卯陞加平郡守先是郡
政不綱田糴多伏奸府君痛爬櫛一切以三尺從事
巨駟宿猾大窘無所容行金上司以圖敲撼已而外
廩火人皆疑之竟坐此考殿物論歸譏觀察使壬午
敘復掌苑署別提歷義禁府都事長興庫主簿甲申
移 貞陵令冬在齋室疾革輿還十一月十三日卒
于白岳下儻舍府君敦厚質直寡言笑簡交遊見有
諛訛驩謔喜爲態色籠人者遠之若浼對人撤去城

府言語恂恂至意有不概輒峻譙讓卽親昵不少假
以故頗爲流俗所不悅然退聽其私不一辭歸誠長
者者亦寡矣居家深持忍字之戒親黨有以橫逆加
者輒禁家人勿較曰此欲辨明彼便爲不義寧我任
咎無以嘒嘒爲也御下寬簡有不是不遽加箠楚務
以誠意感之卽欺竊甚者府君自覺則必掩覆之不
令人知嘗在邑考得最曰務持大體不求小譽又曰
悃悃無華論者曰不寧政績卽府君平生此三言可
槩之也有六男諸孫十餘人

農巖先生

老稼公

圃陰先生

澤齋公

臺山集卷十四目錄

臺山集卷十四

安東金邁淳德安

家史

外傳

自戶長正位曹夫人至加平府君申夫人總

二十二位

戶長正位夫人安東曹氏戶長正碩材女衛尉注簿
同正夫人安東權氏戶長公茂女衛尉注簿同正夫
人安東金氏都染令允侃女判禮賓寺事夫人咸昌
金氏門下評理龜女典農正夫人豐山柳氏書雲正

開女奉禮郎夫人安東權氏監察糾正希正女比安
縣監夫人安東金氏朔寧監務腆女漢城判官夫人
醴泉權氏藝文館大提學齊平公孟孫女以上八位
事行不傳

掌令府君夫人江陵金氏綾城縣令博女新羅溟州
郡王周元之後夫人少而敬順喜愠不形於色解文
字識事理既配府君事姑奉祭盡誠孝治家有法訓
子有方六親稱其仁府君卒子瑛璠相繼通籍登顯
仕夫人享其養十有五年卒于璠安陰縣衙壽六十
九

平壤府君夫人南陽洪氏社稷令傑女事行不傳

信川府君夫人李氏 康靖王別子景明君忱女事
行不傳

三嘉府君夫人三位前夫人廣州李氏禮曹參判英
賢女執舅喪過毀卒壽三十繼夫人延日鄭氏成均
生員泰亨女天性豁達有女士風厄于產卒壽二十
五三夫人李氏宗室甫川副正億正女靜正貞烈視
所後子如已出天啓壬戌卒壽七十一

都正府君夫人東萊鄭氏左議政惟吉女文翼公光
弼曾孫夫人生長法家性淑而行莊與姊妹處羣而

不譁承奉父母執事溫恪及嫁婦道無不修不敢以
門地才能加人鞠養諸子雖甚恩自幼稚時教之必
以法度言動少差警責不饒每舉親表中嘉言善行
可爲訓者諄諄提導焉從府君歷莅五邑不接巫卜
祈禳不通商貨市買衙門之內肅如也雅有鑑識通
義理論事是非分別人善惡無不允當人以急扣無
所靳而不以急扣人與人言及書無過情無費辭簡
而當也夫人上有議政公弟昌衍繼陟台鼎姊爲文
陽府院君柳自新夫人又內連禁掖諸姪鼎貴並列
顯要中表門族無不夤緣希望以圖富貴獨夫人終

始澹泊一無干請至於諸子所居官亦然有以事干
者輒謝遣之曰事若公正豈待吾言苟或違理是吾
以非道教之不可爲也性不喜奢靡膳服惟取苟完
終日正坐執女紅無故未嘗出戶闕或謂某家內集
某宅遊觀人譚以爲盛事夫人諸子亦通顯矣一時
四邑之奉何求不得而乃爲此寂寂也夫人笑曰性
所不樂何必效人強爲也府君喜客好施不事經紀
家業旁落而夫人處之有方使府君忘其家府君畜
一妾死府君沒後猶命祭其死日曰夫君之意不可
廢也府君贈一品夫人從封貞敬受誥年及大耋康

臺山集
強無宿恙子姓滿前晨夜侍奉戲笑以爲樂天啓辛酉從季子尙宓之任溫陽郡俄移往孫男光煥尼山縣衙是年十一月初八日卒壽八十先一年文陽夫人卒夫人哭且曰吾母兄俱八十而終來年吾其死矣至是果驗

文正公府君夫人星州李氏宣傳官義老女麗朝名臣兆年之後隆慶己巳生崇禎辛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安東寓舍事行不傳

長湍府君夫人宜寧南氏副司直應井女事行不傳同樞府君夫人延安金氏清州牧使球女國舅延興

府院君懿愍公悌男之孫十五歸府君三歲而遭癸丑之變愍愍公爲禍首闔門屠夷旣而逼令離婚府君內慙其無辜不忍絕而外不敢與之同室者十餘年 憲文王反正盡雪誣枉府君始迎夫人還夫人天姿柔淑篤於孝弟奉尊章遇親黨和敬無違行不喜芬華不惑左道於財無苟取無恡與口不言人過失而胷中涇渭瞭如也崇禎癸酉十月十三日乳疾卒壽三十八

文忠公府君夫人安定羅氏海州牧使星斗女在娠有夢鷹之兆外祖金判書南重曰是女必有俊聲十

臺山集
六歸府君善養同樞公所供滄漣無不當意者常以不逮先姑爲恨語及輒嗚咽同樞公享年七十餘卒百福俱全咸慶其善終而夫人之哭之也若裂墻壁涕至泚裳而漲于地見者莫不嗟異前後遭同氣憾踰年不啓齒至於婢僕物故隣里有喪聞輒悲哽廢食其善懷之倍常情如此已已之禍從府君于島府君知其無濡忍志書一紙爲訣曰不全諸孤莫會黃泉忠獻公兄弟旣丁大憂又以夫人難全爲懼夫人忽止哭謂曰此爲何地而遭斯酷也然若在京則琅鐺畫地斃斃十字街受困萬端顧不使彼兇益張氣

耶今乃免此而夷然舍命彼之兇虐亦無可使矣且不意夫子之恬於處順若是其貞也吾與若輩奉遺命姑不滅死圖所以返櫬可也時羣兇猜怒未已北來聲息惴惴不可測自奉柩出海以至返葬故山凡有疑難諸子皆咨稟取決事以不跲旣葬寓居金化轉入永平皆絕峽荒寒百無一可聊者夫人固凜凜漸綴而誠力所自盡惟在饋奠與諸孤疏食甲戌府君得復官而南九萬護賊之論起夫人益痛冤不自勝辛巳秋 仁顯后薨巫蠱事發杭希載黯宗道相次以大逆誅忠獻公時以同知義禁參鞫事傳食青

臺山集
衣絡繹有報夫人始鼓掌稱快顧諸子曰吾與若輩
腐心十餘年幸見此日汝兄立朝亦不爲無說矣忠
獻公典郡邑夫人不肯往曰吾豈當專城養也最後
強赴沁松二都癸未六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第壽七十
四島中諸孤皆無恙列服位矣治命以府君訣書着
柩中夫人心力絕人事事不苟尤謹於奉祭當事雖
有疾必力起視具或露立徹曉宿戒婢使皆以明衣
服從事錡釜鉶敦秩然有序所奉之物加以尊稱勿
令敢褻呼也訓子孫必以義方藻鑑如神其識拔於
孩提中者皆成顯人最惡訾窳厭事者常以此勗勵

諸婦御下嚴密而曲軫飢寒常曰捶楚與酒食之政
要當並行一被馴使雖甚擁腫者必底成材急於施
濟勇於醜報待人接物風度弘偉絕無閨閣氣至今
百餘年談者論搢紳家梱範英懿必稱羅夫人
文康公府君夫人慶州李氏吏曹正郎世長女鰲城
府院君恒福之後十六歸府君文忠公莊穆少可嘗
稱之曰是婦雖孱弱疏通有心量吾所甚宜也遘癘
躬視護不避遷謫輒挈往已未從府君子三釜淵自
是屢遷厥居顛頓披攘生理蕭然人所不堪夫人隨
遇而安一不見咨咨色惟日俛焉以蠶績田農爲事

綜理敏密自被服飲食以至乘屋築圃鷄柵牛欄經之無不豫而周至事涉匪義則一芥不以自累曰恐傷夫子之清也以故府君得顯讀書窮理或飄然出門窮溟絕嶽恣所游息而無內顧憂者夫人之力為多焉及府君入雪嶽夫人病不克從與長子留居蘄溪丙戌就醫藥京師是秋八月十日卒壽五十四
僉正府君夫人德水李氏工曹參議蓄女文靖公植曾孫清秀端莊壺儀夙就十七歸府君為祖姑雜夫
人所獎愛處羣從先後間各得其驩終身無往來言
治家勤儉一遵姑李夫人軌則文康公謝世嘉遜起

居恒在萬山中夫人竭誠調度便身百給轉運如流未嘗以窘澀見文康公對門生故舊亟稱之臨終顧夫人曰汝入吾門三十年一事違吾心者無有也府君卒夫人罕出戶外曰麻髻人豈敢抗顏日下後五年癸丑五月初六日卒壽五十九

加平府君夫人平山申氏郡守錫華女文貞公欽之後生五月母夫人卒甫齣又喪考兄典簿埜鞠之視女稍長便以孤露為至慟以未伸於父母者移事典簿造次言動必咨而後行十六歸府君時文康公尙在堂一見賞之曰滿面福氣也顧冢婦李夫人曰汝

婦何如對曰佳公歎曰婦有佳此者而稱之乃泛耶
明年從舅姑于三陟時禍變顛沛家事壞落兩尊人
又凜凜在憂服中夫人左右承奉曲中規宜饋奠疏
水多從手紅中出暇則侍誦詩史格言以資慰遣盖
安分順理泊然無京洛綺紈想舅姑益愛重之及舅
姑卒夫人終身哀慟手疏平日言行常日以寓慕又
推其餘以及舅姑之所愛敬施有分限而用誠無不
周府君有姊孀獨迎還于家遘奇疾狀涉鬼祟既歿
婢使輩相傳多怪畏不敢近自餌舖舉扶以至沐浴
含殮設靈寢饋下室夫人皆獨身親執無厭忌色夫

黨姻親咸歎曰卽友弟可敬乃其定力尤難及家故
貧至府君之世益甚府君垂五十始筮仕歷內外十
數職而其貧固自如也卽無論饘粥日闕八口無安
頓地三十年中流離轉徙殆八九所間有水火盜賊
之患儲資蕩盡夫人瑣尾拂亂備嘗百罹而素履幽
貞梱內常整暇事府君終始無違則旣黽勉拮据不
令衣食貽憂矣間用餘力藏酒蓄藥以需不時人又
以爲難夫人天性精勤居恒日早起梳洗端坐治事
幾忘寢食所處日用雜瑣放頓有常處雖滾急不尺
寸移承祀滌濯器皿至十回不厭酒醋魚肉之屬少

刻當啓封冢惟謹及升豆崇俎光潔戍削人不敢手
自少喜讀小學女訓等書修已誨人動有援據子婦
六房諸孫男女十餘人皆循循就繩墨每分甘於前
長幼以序雖嬌駮甚者無敢誼爭失儀進退惟命府
君卒夫人稱未亡人者十五年戊戌秋九月十日卒于
叔子履銓榮川郡衙壽七十三

旁傳

仙源文忠公

公諱尚容字景擇同敦寧府君嗣子也生而端穎異
倫稍長不妄言笑在羣輩中動止自矩識者知其爲

宰輔器既冠遊文簡公成渾之門所與交皆一時名
士李恒福申欽吳允謙李廷龜黃慎鄭擘其選也
昭敬王十三年登第薦入史館爲檢閱壬辰之難體
察使鄭澈都元帥權慄交辟爲從事歷玉堂春坊擢
拜承旨嘗以大司諫入對極論宮闈不嚴 上大怒
迫問不嚴何事公指陳不懾 上爲之改容柳永慶
當國連黜守定州安邊二郡有惠政光海初進數秩
至刑曹判書朴應犀之獄先朝舊臣多及焉公亦被
逮光海親問察其枉卽釋時奸黨將行大事欲先除
一隊名流以立威得毫髮疑似無不立碎者顧公素

行謹勅竟不能以有加也及廢母事起臺諫劾公不
與論請竄事留中會同敦寧府君鄭夫人相繼而卒
公屏居持服六七年而 憲文王反正矣丁卯 上
避寇江華命公留都寇退拜吏曹判書尋遷禮曹壬
申拜右議政既謝以衰老不堪久居大位乞解屢章
乃許丙子清人大舉入寇 上命大臣尹昉奉廟社
檢察使金慶徵李敏求護嬪宮元孫 王子入江都
又令羣臣老病者先赴公與焉是夕 車駕繼發至
崇禮門虜騎已薄都倉卒幸南漢山城江都路遂斷
賊圍山城分兵以竄江都明年春清主自領大衆至

號二十萬城中益急湖西勤王兵遇賊而潰諸路帥
臣畏懦莫敢前慶徵敏求與留守張紳恃天塹不事
守備擁妻孥自娛人有言者輒盛氣逆折公憤謂慶
徵等曰行在受圍日久危在朝夕今鄭世規敗傳言
已死湖西無主事者江都一檢察足矣副使急往湖
西收散卒糾義旅督湖南兵在後者以赴君父之急
敏求涕泣不肯行公又曰山城消息不通廣募死士
起居官守什有一二得達爲人臣子當束手坐視乃
爾耶慶徵等恚相與詆之曰自有權此者非避亂大
臣所可知也公不復言或勸公曰事已無可爲盍具

舟以備緩急公歎曰 主上安危不可知宗社元孫皆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聞者爲之流涕亡何報賊大至慶徵等笑曰唉嚱夫江水流漸賊豈能飛渡明日賊以二小舸載數十降人亂流以試之忠清水使姜晉昕望風而走紳慶徵等惟擾不知所爲跳身奪舸遁賊遂進兵圍城公與家人訣解所服戎衣授僉人坐南門樓投火硝礮櫃自焚而卒壽七十七始公將進火庶孫壽全年十三在傍公命從僕引去壽全察其意遽前抱持曰吾亦從大父死從僕亦不去同死公樂易和粹汎愛善容中實確然不可奪事親

容色可悅嘗作五倫歌令家人肄之君子謂其成仁有本明年 上錄死事諸臣命旌公楓溪居第曰忠臣之門並旌壽全孝孫 宣文王九年賜諡文忠

谷雲公

公諱壽增字延之同樞府君嗣子也性恬靖與物無競在文正公側服勤盡職得一言終身佩記好讀書工篆隸文詞醇雅有理致 宣文王元年中生員第二名筮仕典六邑嘗承命寫寶篆用勞賜緋文忠公謫靈巖歲自成川投綬歸隱于谷雲山中盡室徒步踰嶺取新羅隱者崔致遠之語扁所築曰籠水亭庚

申改紀始出山已已禍作復入谷雲謂籠水亭猶不
深就其上源作不知無名等庵居焉又摹漢諸葛武
侯本朝逸民金時習遺像妥于一堂額曰有知以見
微意甲戌以待從父陞嘉善拜工曹參判一謝而止
公趣尙清高雖寓跡簪組而意常在丘壑自遭天倫
之禍不欲暫止京輦常曰望城欲哭酷嗜朱子書晚
益沉潛尤致意於斥邪辨異參以家訓守而不化居
恒喜誦壁立萬仞語甲戌以來見國論日卑士節益
墮觸事義形言議激發尤不樂與人接也辛巳春以
事入城第無疾而卒壽七十八

文翼公

公諱壽興字起之同樞府君第二子也八歲喪妣文
正公收置膝下十歲出爲本生伯父光燦後皆以善
事聞 憲文王二十六年中進士 宣文王六年登
第歷春坊史局錄玉堂南床陞至應教疏奏多獻替
彰孝王元年晉秩拜廣州府尹府地重且廣賦籍兵
瑣浩瀚難理公應手裁決几閣清晏以朝命量田躬
履阡陌商定精審案成腴瘠高下無毫髮爽民咸歌
頌之時公與季氏文忠公以少年重名並跽清顯公
又長於政事故旣同陞正卿文忠公主文典選最久

公判戶曹有年俱有成績辛亥大饑 上延見諸宰
議賑政或曰抄飢難公進曰今當以活民爲急務失
穀爲細事聞者歎其得宰輔體十四年代文忠公爲
右議政先是許積以吏才被 宣文王任使及爲相
所行奸邪宋浚吉宋時烈連章攻之積恚怒欲禍士
類使宗臣翼秀上書言 寧陵有石罅委罪監董奉
審諸臣以爲不忠於 先王文忠公亦在其中被奪
職 上特以公代之公屢辭不獲命遂出視事俄有
張應一之疏誣詆時烈以及於公公引咎乞解不許
乃入對指數羣壬情態甚晰 上乃悟曰譖人罔極

古有是語使彼有言予之過也卽宣別諭于時烈竄
應一公短小形軀精彩動人奏音響快若出金石意
尤別白剴切故善回人主意如此時積等伺 上俯
仰以應一爲兆至是頗落膽士林倚賴焉明年陞領
議政會 仁宣后薨始 宣文王喪宋時烈議 大
王大妃服制斷以朞年曰 昭顯爲嫡長而 大王
大妃旣服三年不當於 先王復爲三年此不二斬
之義乃引賈疏四種說以體而不正當 先王摺疏
義體者子也長子爲正體庶子則不正所謂庶子汎
稱諸子也或言當爲三年大臣鄭太和當事恐有爭

端只據國制爲斷蓋通長庶爲替者國制則然而體而不正猶有時烈之說故一邊樂禍者箋解庶子爲妾子以時烈爲貶薄先王將奪嫡統也趙綱許穆等迭進言構煽爲計益深而上燭其情狀故久不得售至是又當議大王大妃服制國制婦有長庶而以替大功爲差禮官始以替年啓下見非於外論以大功改入上頗疑之於是都慎徵者受指綱穆上疏攻禮官溯及己亥諸臣上於榻前粹問大王大妃服制定以大功曲折安在仍出示慎徵疏命公與諸卿宰會賓廳獻議或傳教或引見督責嚴

急公持一說以對曰己亥所講定果從國制而大典五服條於子則通長庶皆替於婦則長替庶大功之有別而已亦無承統則卽爲長子之文今日服制據大典只當爲大功上曰大典無承統一款乃其未備處何不參攷古禮公對曰若以古禮則有體而不正之文先王之不得爲長子固也雖承大統倫序則然上震怒曰卿等皆蒙恩先王而敢以體而不正斷今日之禮律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卽命公中道付處先是嶺南人柳世哲以貶薄之說攻時烈公以都承旨入侍上命公讀世哲所進冊子

逐條詰問公一一釋奏其於體而不正庶子非妾子之義剖辨尤暢 上卽領會曰宋時烈不二斬之說主意固如是乎命停舉世哲慎徵疏亦世哲之說而卒得售計者時勢然也公自入政府值連歲 山陵事再兼摠護獨當鞅掌一子死痘不暇視蹇蹇以盡瘁爲期又聞吳三桂起兵南方鄭錦據有海島天下多故遂欲收合人才更革弊政以爲內修外攘之圖上又任公甚專公自謂其志可展而事乃大謬矣是秋 彰孝王薨 元孝王元年有宥命而文忠公又竄靈巖公不安近郊挈家人加平峽中居焉庚申起

廢授領中樞府事還朝時文忠公以首相秉國公雖在原先任朝議實同平章十四年秋吏曹判書朴世采袖劄論宗杭忤旨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請對辨白引楨柵事語益觸忤 上大怒並竄二相以公代九萬爲領議政力辭不許遂拜命伸救二相且言世采儒者上旣以禮召致論事一不概乃以怪物目之辭令不當如是也 上雖不盡用而爲稍霽怒時杭以近宗結奧援意望非常積黨失志者又憑杭爲資國言頗喧藉世采敗杭勢益張 上雖外以耆宿相公內厭薄十類眷遇浸不如初矣冬十月 王子生

公入對獻賀仍言小兒將護之道及擇乳母事明年正月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引見教曰儲嗣未定國勢單弱時事艱虞民心靡繫今日大計不在他若其遲回觀望敢有異意者納官退去可也羣臣皆愕莫曉 上旨所在公始頗逡巡 上教再及而後對曰盖自 王子始生舉國臣民莫不歡忭前頭若無正宮螽斯之慶國本歸於何地但今生纔數月遽定名號未免爲汲汲且古人於太子惟以教養爲先務未聞以名號爲急也 上不聽趣命有司定號爲元子公既退積黨使布衣柳緯漢投疏盛攻公前

日獻賀爲塞責且以不先請建儲爲罪至日既定之後猶不心服公上劄待罪 上賜批慰諭竄緯漢以安之會宋時烈上疏論建儲事 上震怒命削黜又特遞公相職政院及三司多官 上以一筆句去起一番人盡填其代睦來善金德遠皆以中旨入相已而臺論發時烈竄耽羅公長髻文忠公珍島時逮捕四出禍色甚急公道然若無事寄書文忠公引東坡詩以勉曰平生學道眞實意不與死生俱存亡文忠公被後命公病篤家人閱訣書不達病稍間始隱會之不復問但時時向壁自語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仍歔歔太息明年謂家人曰夢與季君具公服共朝
孝廟此何兆也豈吾其殆乎冬十月卒于謫舍壽六
十五甲戌復官賜祭諡文翼

忠獻公

公諱昌集字汝成文忠公嗣子也少不甚知名宋文
正公浚吉見而賞之曰是郎有精神當遠到也元
孝王十年登第平進至兵曹參議而遭已巳禍甲戌
與仲氏文簡公俱被除命文簡公不出而公謂上
恩不可不謝一辭而出然常低回田廬雖遷擢累秩
不久淹於朝辛巳秋以同知義禁參鞫獄見杭希載

戮死狀嘗直都摠府上使中貴人宣夢覲文忠公
詩二篇褒忠悼冤辭甚惻怛公感泣進箋謝遂不敢
求退期以死報三十一年以前吏曹判書擢拜右議
政先是文忠公筵斥尹拯背師忤一邊人黯希載之
構禍論者謂拯實與聞然其黨亦廢不用故甲戌更
化士類猶冀其釋憾同寅拯黨揣知張氏寵未衰欲
陰附爲後日計南九萬之以首相起也倡言曰八年
六年母事惟均復位爲慶降號爲憾又與僚相柳尙
運力護希載曰希載不安東宮不安由是人莫敢
言及辛巳蠱變作國人皆切齒九萬而九萬等猶自

謂得計日與希載餘黨綢繆爲聲勢所以害士類者無不至此幸壬禍之所由起也公拜相踰月有林溥受拯徒喉投疏請召拯羽翼 東宮且言辛巳獄有金春澤謀害 東宮語獄官匿不聞蓋當時死囚尹順命引希載私訴其妻語有 東宮二字問事郎以亂言不錄至是溥就此演出而故疑亂其辭以爲禍 竄 上命鞠覈溥委官崔錫鼎鍛鍊以實其言公與當時按獄諸臣皆罷職出城未幾李潛踵溥上急書直驅諸臣於惡逾 上始悟其奸並溥誅之召公拜左相錫鼎時爲領相公義不苟合力辭免居數年復

入政府時懷尼之訟久爲朝廷大是非 上先入父師輕重之說意宋文正不能無失又積厭朋黨以推上朝廷追咎文忠公筵奏公屢陳辨輒失旨及 上取覽文正所撰尹宣舉墓文及拯擬書知文正本無詬辱語大覺拯無狀手札諭公深陳既往之悔廷臣右拯者皆緇之初宣舉病物議以江都事疵已也與人書引 宣文王以自擬語涉譏侮及文集出儒生申球露章聲罪請毀板奪爵 上初頗持難公上劄贊其決士論稱快 上在位日久知羣臣情僞淑慝甚悉每以不卒用文忠公爲恨察公忠實可仗遂虛

已專任之自再入相首尾十餘年間釋位家居者以月計公亦謂先志可繼竭智奉公凡朝政國論衆所疑忌畏難者率直前當之上下倚以爲重而小人之仇疾益深矣 宣孝王在東宮有貞疾 上憂之一日召左相李頤命屏左右引入臥內握手歔歔事秘人莫能詳所謂丁酉獨對也俄而頤命泣而出命召諸大臣皆稱疾不進公與判府事李濡入對請依恭順王故事令 東宮代理庶政 上意殊落落良久乃許是日 東宮之安公之力也然卒以此爲禍階庚子夏六月 元孝王薨公以領議政行院相事

時國勢危疑人心恐懼諸舊臣多解體引退公以國危如此委而去之非送往事居義也毅然不爲動上旣嗣位疾益甚無嗣續望中外皆知建儲爲急而莫敢先發元年秋八月正言李廷燭上疏言之批令大臣稟處公與左相李健命判府事趙泰采率六卿政府西壁三司長官入對時敏堂請詢諸臣無異辭上曰允從矣公起而請曰 殿下上奉 慈聖須稟慈旨以 御筆指揮然後臣等可以奉行矣 上領之諸臣出閣門俟時更鼓已三下始見殿陛間燈燭熒熒久而燭影皆滅宮庭間然諸臣皆相顧無人色

五更承傳色下引見于樂善堂 上方明燭對案案
上有封書一角公進前稟有無 慈旨 上指案上
封書曰是也公起身跪拆封中有二紙一書延初君
三字 上手筆也一 慈殿諺教也曰 孝宗大王
血屬 先大王骨肉止 主上與延初君而已豈有
他議予意如此可諭知大臣公奉讀已失聲泣曰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諸臣亦無不泣涕卽令承旨奉二
紙舉示 上前付史官移錄還納元本退坐朝堂宣
旨有司備儀衛迎 顯孝王于私邸冊立爲 王世
弟國人大悅越三日柳鳳輝投疏攻建儲事引漢嚴

延年劾霍光語請罪定策諸臣 世弟上章辭位大
臣三司請誅鳳輝 上不聽蓋已有奧援爲之主也
冬十月執義趙聖復請依 先朝事令 東宮參確
政事已而有旨命 世弟代理中官纔及政院崔錫
恒已到闕下夜二鼓獨入對請寢鳳輝尙運子錫恒
錫鼎弟皆奸黨所爲頭領者也始奸黨不得志於
先王積愠憾大喪之後乘 嗣王有疾陰結宦妾以
求逞及儲位定愕然失圖謀搖撼百端顧公等奉
慈旨御筆舉措明正無可藉口者只噎媚類斷而已
旣得聖復疏始雀躍大言以陰移天位聲攻聖復指

臺山集
斥至於上及而不少忌識者知其不久有變居亡何
上又下代理命公率百官庭請還收四日不許又請
對至七批曰予之病勢將使左右考例舉行左右可
乎世弟可乎卿等深思之公曰 上教懇惻至此不
可一切違遂與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聯名上劄請
做丁酉節日舉行先是右相趙泰考以疏救鳳輝被
臺啓出城是日聞四大臣劄上單騎入城由宣仁門
徑詣閣請對政院不許有中使宣旨召右相公聞泰
考入恐有變卽與諸大臣同入 上臨筵良久竟不
能言代理事寢自是好黨日益橫與宦官朴尙儉文

有道宮人石烈必貞等表裏相應而金一鏡之出以
聯劄斷四大臣爲逾又引梁冀閭顯事並誣 慈殿
先是章疏多無批或淹日始下是日疏入而批下俄
頃之間備忘疊降勢如焱火莫測端倪於是士類盡
逐而拯徒及已已餘孽充滿朝著矣三司合啓請安
置四大臣又請竄公子承旨濟謙公巨濟濟謙蔚山
後七日尙儉等閉清暉門以隔兩宮欲矯旨廢 世
弟藁成而覺 世弟夜召宮僚涕泣言之 慈殿再
下諺教于藥房相泰考秘不宣封還之然事已露乃
請斬尙儉有道以滅口烈貞自斃獄不成自是備忘

不復下矣明年三月誣獄起秦耆等既失儉烈又聞
世弟燕中封典已完益遑遑自危使睦虎龍上變
告三四大家子弟賓客以及東宮公長孫省行首
被逮大司諫李師尚乘夜求對請直施公極律明日
以秦耆言有拿旨行次星州後命繼至公意氣自若
顧諸姪曰我一死殉國俯仰無愧但未知東宮安
危是爲恨耳遺戒薄葬一遵已已禁府郎趙文普文
正公光祖後也臨門督迫公笑謂曰獨不念乃祖耶
口占一絕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賢此句語
悲切古今同索筆寫訖仰藥而卒壽七十五先五日

省行死獄中濟謙尋亦遇禍諸姪孫坐流嶺海健命
被淫刑頤命秦采皆賜死居數月上臨朝謂近侍
曰久不見押班白頭大臣今何在近侍詭辭以對上
亦不能復問也顯孝王卽位一鏡首伏誅元年奸
黨盡黜右議政鄭澔劄白四大臣冤命復官致祭賜
公諡忠獻錫宗廟餘材建祠鷺梁額曰四忠春秋以
少牢祀之

農巖先生

先生諱昌協字仲和文忠公第二子也生而朗慧學
語能別人鬼與羣兒嬉輩中有爭競先生以片言折

之無不立解者自知讀書便能潛玩目不有外事十
五委禽于李先生端相之門李先生謝官就閒大開
講授愛呼先生告所以玩心高明者先生慨然興起
始知科學外有用心處既致力經訓時出爲古文詞
精粹淵博卓然成家嘗會宋先生時烈于龍門宋先
生貽書文忠公曰幾乎作橘頌也先生雅澹於世味
乙卯以後見家國多艱益無意進取卜居于永平農
巖著洞陰對以見志曰永嘉子旣定居于洞陰之山
客有過門而勞之者曰吾子良苦吾子少長京輦家
世卿相雖未嘗涉仕宦之塗躬紱冕之榮而固亦飽

膏粱襲綺紈居處有宴安之適出入有游閒之樂漸
漬富貴非一日之久矣乃今一朝窮居茅茨之室藜
藿之食妻子憔悴而僕隸有饑色亦甚苦矣是其地
又幽遠而無人虎豹之所咆哮熊羆之所往來而吾
子是處吾竊爲子憂焉雖吾子亦豈無怨悔於其中
哉吾將見子不能久安於此也永嘉子漠然有頃而
應之曰敬謝客見念之勤雖然僕不肖亦嘗側聞君
子之道而知命之說矣夫化萬物者莫善於天養萬
物者莫善於地然天不能常化有生有殺地不能均
養有盛有衰生殺之分盛衰之倪蓋有命存焉而物

莫能遺也夫既受命於天地比形於萬物以爲人矣而獨可以免此乎夫人之窮達榮辱何常之有世固有編戶而爲侯王卿相而爲匹夫或生而食萬鍾之祿或至死而不厭糟糠自是以往雖巧曆亦不勝計矣雖然此豈人力所能與哉卽天地亦不能自必其予奪矣而世之人乃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之利其求之也恤然憂其不得得之也慄然恐其或失而失之則又怛然而戚勃然而不釋也此皆不知命也夫惟君子則不然其視貧富貴賤往來得喪若晝夜之相代乎前而不置忻戚於其間是以顏淵處於陋巷

而不改其樂曾氏被緼袍曳弊屨而歌聲若出金石是其志浩然豈貧賤所能隕穫哉雖然此其素處然也若伯夷叔齊避紂於北海之濱逃周於西山之上采薇以食之彼固孤竹君之二子也南面之尊富貴之樂其所自有而棄之如脫屣沒身困約而無所悔也嚮使二子者顧慕前日之富貴而不能忘情則豈能一日而安此哉雖然仁人君子之所以處窮約若此者豈苟黽勉於不得已哉亦樂天知命隨時而處順若夏日之葛冬日之裘各自有適也今以絺綌而處比狐貉之厚則亦有間矣而人有盛暑而慕重裘者

則未有不以爲大惑者富貴貧賤於人固大矣然亦猶四時寒暑之變耳其所以處之者豈不各有適哉夫太上以義處命其次以命安義最下者乃不知命今僕雖不足以希太上之道而卽其次者亦不敢不勉焉今吾子乃以最下者期僕一何相知之淺也僕雖生長肉食之家而素性澹泊顧未嘗習爲富貴之容而矜誇勢能之榮矣今旣不偶於時息意進取謝絕世事而自屏於深山嵯巖之中矣窮餓之事枯槁之處乃其所自求也夫旣已求之矣而又從而怨悔是何異於浴者之惡濕而煬者之畏熱哉僕雖甚駑

亦不爲此也且僕少而有閒居求道之志竊嘗慕邵堯夫百原靜坐而願學焉久矣今之來也固樂其幽深清曠可以藏修游息旣已築環堵之室而牝六藝之籍晨夜吟諷以求聖人之遺旨其暇也輒彈琴賦詩以歌詠其性情而及其倦也則又登高而臨深覽觀川流之不息雲烟之變化禽魚鳥獸之往來以適其志是亦足以樂而忘死矣何不安之有若乃虎豹猛獸之恐雖或有之而世之所可畏有甚於此者多矣以是而爲吾憂不亦末哉客唯唯去庚申返京第壬戌魁增廣殿試先生夙負朝野之望至是爭賀其

大闡而乃所樂不存焉歷弘文館憲府諫院諸職薦
郎吏曹間出爲北道兵馬評事嶺南御史在弘文館
竭誠啓沃勸 上以實心典學臨文演義明暢簡當
發之以溫色韶音筵中聳聽 元孝王臨下淵莊而
每先生侍講輒樂與酬酢嘗與同僚應旨上劄極論
君德時政數千言處士趙聖期素以經濟自命讀而
歎曰經世之論近古所未有也文多故不載韓趙論
起士類歧貳猜睽日甚先生入銓曹或以甄別無混
憇之先生曰彼涇渭已判者固無奈何今又自爲清
濁淘汰過苛未知其爲公也是故注擬出人無異辭

先生又悶廟堂與臺閣不協入而密勿家庭出與諸
少輩平章可否出於至誠而事已掣肘不可如意則
夙夜憂歎滋不樂於仕丙寅陞通政爲承旨大司成
校理李徵明言後宮事得罪先生上疏納戒語逼微
隱 上批示拂以此不安於朝圖出爲清風府使居
歲餘珍島禍作旣返葬守制于農巖研究舊學不以
號隕輟自以前闕小學工夫益務檢押遠近士友爭
推道德之歸甲戌文忠公復官先是 上中朝歎曰
說經如金昌協者安得復見也識者卜士類復興至
是以戶曹參議召之先生上疏辭曰臣天地間一罪

人也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固已久矣而在今日則益知其無以自贖焉昔緹縈一女子耳猶以咫尺之書感悟主意脫父於刑禍田橫之客非有骨肉之恩徒以義氣相感不惜一死以相殉於地下若臣當先臣禍變之日進既不能碎首北闕以丐其生退又不能引伏歐刀與之同死是則身為男子而曾不及一弱女親為父子而反不若從遊之客也且昔齊女號天震風擊殿燕臣痛哭嚴霜墜夏夫精誠之感足以上干蒼天發見精禋而今臣竄伏窮山隱忍偷生曾不能奮發至誠感動陰陽以幸宸聰之一悟淹延歲月

以至於今日向非 殿下至仁至明則臣雖老死填溝壑終無以白先臣覆盆之寃而洗其丹書之籍矣終古以來為人子而不孝者豈復有如臣之甚者哉今若蚤緣幸會輒復影纓結綬以馳騁於當世是將重得罪於仁孝君子而無以見先臣於地下矣臣雖甚頑豈忍為此哉自是節次遷升至大提學禮曹判書 上敦召不置引伯氏忠獻公于榻前使之勉出僉謂 上眷至此不可不一出先生猶確如也 上知其難強後不復召焉先生為人仁明簡易不矜持以為大不苟難以為高從少至老表裏恂恂不見甚

臺山集
異於衆於應物持衡甚平雖在末流睢盱中怨耦相
臨而臧否好惡率斷諸理不以私已參之與人無賢
愚皆披露悃悞不存畦畛雅言喜稱漢諸葛武侯宋
張南軒國朝李文成蓋於開誠布公納善破朋有深
契焉旣歛遏不施專心大業則所以窮理察言一用
是道遇肯綮大關其辨在豪忽雖前輩碩儒已有成
說衆以爲金石不刊者必向前剖判勘其得失曰此
天下之公理尊畏周旋非所謂求是也至於朱子亦
然以爲疑不深則信不篤覃思憤悱以至融釋而後
已心靈目巧絕人數倍而筆力副之故發爲論說怡

然理順雖善辯者不能措一辭相難平居溫潤玉色
盎和滿面出語如恐傷人至見有詖淫亂道辨之痛
切氣壯而調厲凜然鋒不可犯然未嘗標揭自護見
人一言之當輒舍已見而從之接引後學雖以階級
往往普說天人開發無隱使欣慕而幾及焉申以詠
歎韻動金石以故一聆音旨莫不心醉留連不能去
先生素清羸多疾晚年連喪子女積哀斯頓乃簡著
述希講授遂欲嚮晦宴息使自凝定思索契證不出
心性體用儒釋同異之辨有得輒涉筆劄記緣此存
省益密造詣所及人莫能涯涘論者曰國朝儒賢盛

臺山集
矣若歐陽子之文章朱文公之義理合爲一家者惟
先生庶幾焉先生始以農巖爲畢命地後爲便觀母
夫人移住揚州漢陰 元孝王三十四年_{戊子}四月十
一日卒于漢陰壽五十八訃聞 上悼惜賜賻有加
門人持服者七十餘人先生所著有詩賦疏劄書牘
序記跋雜文是爲農巖集三十四卷行于世宋先生
注朱子書未成臨終託先生卒業是爲朱子劄疑問
目十二卷李文純公滉李文成公珥論四端七情不
合先生折衷成一說是爲四端七情說一卷藏于家
顯孝王元年賜諡文簡

老稼公

公諱昌業字大有文忠公第四子也英果有奇氣治
文詞旁通物理以政事才見推昆弟間踰冠成進士
以門戶盛滿謝大科不赴文忠公嘗語羅夫人曰惜
四兒不應舉國人失一可用臣夫人曰何不令應舉
文忠公笑曰亦各任其志耳遂築東郊松溪力田自
養時與村父老相招呼鷹出獵以爲樂甲戌除內侍
教官不就嘗從伯氏忠獻公遊燕都所經山川關防
人民謠俗碑版書籍器用製造靡不經心籍記務爲
有用中國幽人逸士多樂與之交公少負材氣謂天

下無難事與朋友言志慨然曰手提十萬卒北掃中原是吾願耳既弛置自放功業無所見晚年語子弟曰黨論一出雖管葛無可爲惟字牧之任猶可以報國吾未遭家難欲得一縣自試以觀治效而止亦已矣又嘗論大學生財之道仍及本國山海魚鹽土地人物之饒笑曰此豈不足以國耶使我爲之亦可以裕國用其術在明簿書謹出納用之有藝而已此文景所以富也若夫運財興利雖若有殖終至於傷民亡國不可爲也忠獻公繼位台鼎門闈復盛公常蹙然不樂子信謙有時望衆謂朝暮大闡公戒止之曰

當此之世已出者無奈何安可處而求出耶且天豈獨使吾家世世公卿也已而辛壬禍作憂憤成疾而卒壽六十五

圃陰先生

先生諱昌緝字敬明文忠公第五子也文忠公有子六人皆顯名當世先生與文簡公文康公以道學聞然二公以高明得之故初嘗汎濫於詞章訓詁莊佛然後反而醇如先生天性沉潛自志道便能從事下學在父母側灑掃唯諾不懈暇則默坐存心收放靜躁緩急生熟日有省記時刻節度燦如也讀書不務

臺山集
博專致力於西銘大學蚤夜不離手如是者二十年而後始及他經無不沛然迎解每聯床文會有不言言必慤而當雖以文簡公之敷腴精密文康公之通透灑落往往摧鋒而讓之文簡公歿文康公倚先生益專其歿哭而慟之曰敬明所留恨只神化上面事耳先生於文章有通才少時嘗熟看昭明文選爲詩酷似之旋恐其泥絕不作讀經惟事研索體驗不喜立言故所著述甚少而有理氣辨人心道心說雜識等篇皆精思妙悟文約而指遠前賢所未道也先生嘗應舉中生員薦授 王子師傅不就 元孝王三

十九年卒壽五十二

澤齋公

公諱昌立字卓爾文忠公第六子成童志古文以叔氏文康公爲師文康公奇愛之授以詩自謂得天倫知己洛誦樓成公就其左側作室對之名曰重澤齋入而研誦出則考業於樓下稍引里中子始里中子昌披不學者慕其聲爭麀至於是齋中益充斥公乃抗言曰人而徒死不能以文采表於世非人也爲文而不稟於古亦非所謂文也因極論風雅源流古今雅鄭之所以別曰詩之不爲詩久矣高麗之陋我朝

仍之莽莽千百年正始之路堙矣稍知有古者近鄭
斗卿一人耳惜乎其徒泥陳迹不能超津筏而上之
夫所謂詩正欲其玲瓏透徹也我輩所勉其不在此
乎聞者莫不醒然公素俊邁豪俠好狗馬雜劇甚於
人既注意蕪業一切棄去曰非所以不朽我者家故
隆赫日見有乘軒珥貂者出入其門亦猶然笑之曰
異乎吾所願獨喜與其友洪有人俞命岳及市人崔
東標等遊於詩社甚適也常謂吾欲與君輩飲醇酒
日諷詠騷雅樂以忘死或迭讀太史公游俠等傳俯
仰頓挫想與其人者爲悲歌擊筑之游公治文章凡

四歲手書齋壁自省曰我年十八是歲遘痘而卒人
以爲讖所著詩百餘首傳于世識者稱有漢魏聲氣

